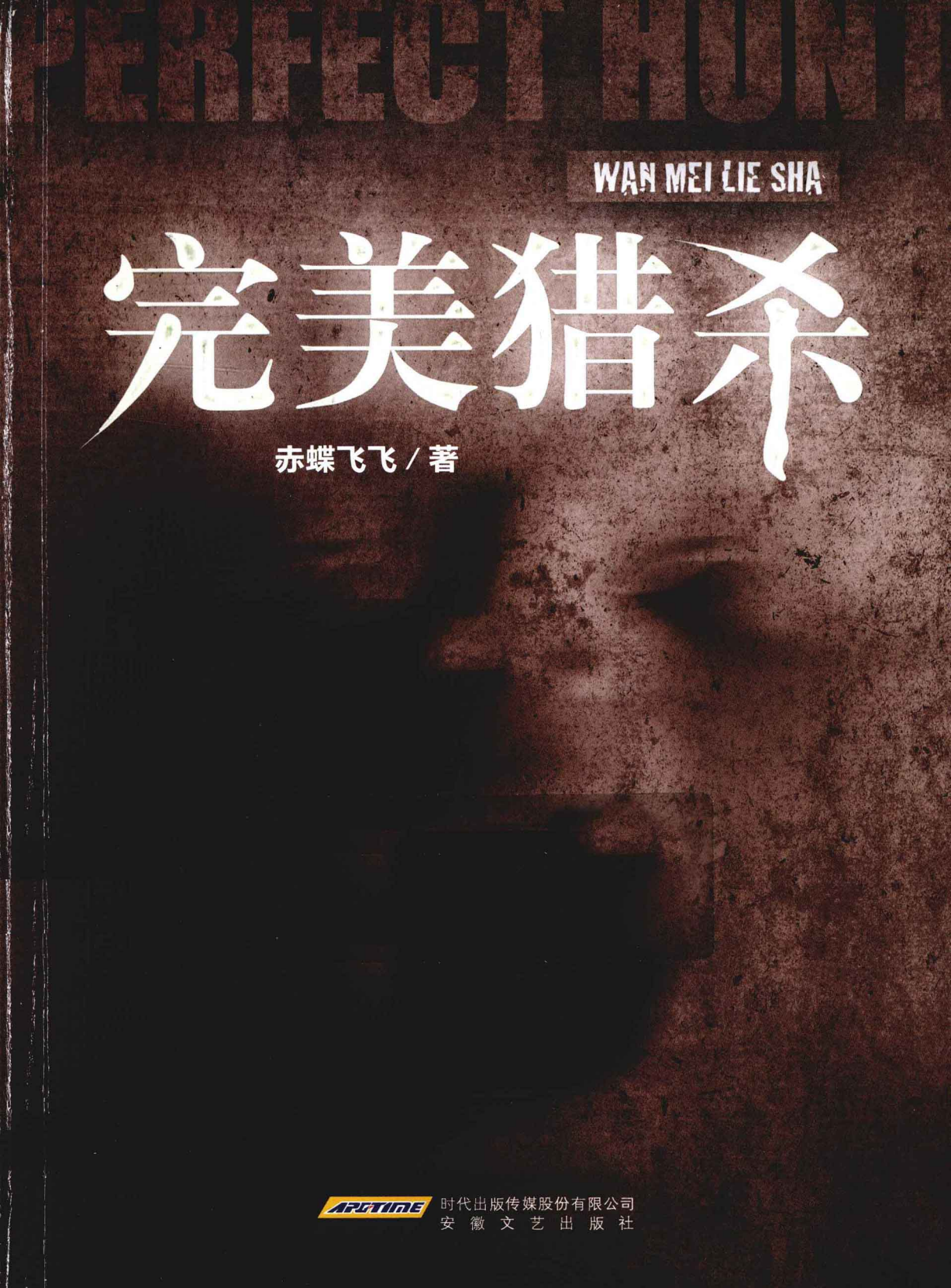




PERFECT HUNTER

WAN MEI LIE SHA

完美猎杀

赤蝶飞飞 / 著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完美猎杀

赤蝶飞飞 / 著

PERFECT HUNT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猎杀/赤蝶飞飞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396-4517-9

I. ①完… II. ①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1714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姜婧婧

装帧设计:尹 晨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9.2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清卷《怖怖为赢》

楔子

- 004 第一章 七根手指
- 016 第二章 百足蜈蚣
- 027 第三章 遍地杀机
- 039 第四章 绝密档案
- 051 第五章 死亡通知
- 063 第六章 冥府双煞
- 074 第七章 基因突变
- 086 第八章 诡境绝杀
- 097 第九章 北国神鹰
- 107 第十章 玄异字符
- 118 第十一章 皇灵神位



目录 《终极谋略》

131	第十二章	模糊战术
141	第十三章	青甲虬褫
152	第十四章	上古四凶
163	第十五章	椭圆囊泡
174	第十六章	急骤裂变
186	第十七章	国家宝藏
196	第十八章	KIDD 血型
208	第十九章	地下冰室
218	第二十章	先祖遗产
230	第二十一章	宗庙藏稿
241	第二十二章	血统怪圈
251	第二十三章	猎狐计划
262	第二十四章	大清遗孤
273	第二十五章	溶血呈像
286	第二十六章	乾陵金简
303	番外	



清卷

怖怖为赢

楔 子

洞穴深处，一只巨大的蜘蛛悄悄潜伏着。

它似乎感觉到了某种危险，肢体开始在火坛与岩石制造的阴影里幽幽祟动。随着一股轻风袭入，巨蛛轰然崩裂，散为无数只小蜘蛛，后者潮水一般向四周退去，慢慢地，黑暗中浮现出一张枯槁的脸。

借助火坛的光线可依稀分辨，那儿原来坐了一位老者，皓发苍髯，双目紧闭，不知是死是活。巨蛛不过是由弱光引起的错觉罢了，老者佝偻的身子塑造了巨蛛的躯壳，两侧的发辫形成了弯曲的触角，至于巨蛛七支八棱的腿脚不过是他衣服的褶皱。

但小蜘蛛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发现有人进入了洞穴。来者带入的风引得火苗左右飘摆，而老者的脸一动不动，直到那股风扑上他的脸面时，才缓缓撑开眼皮。

来者向他躬身道：“按您的吩咐，一切都已准备妥当。”老者的脖颈微微前倾，用嘶哑且干瘪的嗓音发布了一条指令。他的语速很慢，舌头缠满了蛛丝一样含混迟钝，但任务清晰、目标明确：“我要一场完美的猎杀。”

来者接令后匆匆离去，飘忽的火苗渐渐停止摆动。老者缩回脖子，双目重新闭合，无数小蜘蛛开始蜂拥而上，不一会儿便淹没了他的脸颊。

第一章 七根手指

刀锋从咽喉划下，皮肉缓缓绽裂。

这是一具在防腐液中浸渍数百年的古尸，虽然保存完整，但肌肉早已不再富有弹性。因此，刀锋划下时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整个过程寂无声息。

刀锋至小腹收起。体腔完全敞开，里面拥挤着一件件枯萎了的脏器。通过暴露的器官可以看出，尸体为男性，与平日里这座手术台上其他被解剖者所不同的是，他脸上扣着一副金色的狼头面具，尖耳、菱目、长嘴，三分诡异，七分狰狞。而且，面具边缘与皮肤连接得严丝合缝，就像与生俱来一样。

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但从左耳垂那颗含金量十足的饰物不难判定，他活着的时候应该是个贵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左手生了七根手指，其中无名指和小拇指间的两指相对短小且肤色黝黑，通过反射光线的强度可知其质地非常坚硬。那两指枯瘦弯曲、尖利如钩，仿佛天生的杀人利器。

依次取出心脏、肺叶、肝、脾、肾等脏器，对它们进行简单查验，又从胃部提取部分内容物，放进准备好的托盘内，走向不远处的检验台。忽然，解剖室里的灯熄灭了，黑暗中只剩下一束从窗外射入的月光。在那微冷的光线里，法医怔怔地站着。并非因为突然降临的黑暗而失去了方向感，而是他在认真倾听。

他听到身后传来软物与地面摩擦的沙沙声，仔细辨别像是人的脚步声，但非一步一步地走，而是拖着双腿逶迤行进。等他得出这个答案的时候，沙沙声已在身后停下。随之，有只冰凉的手耷在他肩膀上。黑暗中人的感官异常敏锐，隔着衣物他也能觉察到，那手指不多不少正好七根。

他被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了，极度的惶惑中，那只手缓缓向上移动，最后卡住了他的喉咙。就在此刻，他发现窗外有一张年轻的脸，正搭在窗台上朝屋内观望。他认得，那是他在省公安大学任教时最为器重的学生。刚刚萌生出求救的念头，忽



完美
猎杀

然有两根坚硬锐利的东西刺入他的咽喉,与此同时,手中的托盘坠落在地,咣当的脆响淹没了他恍若梦呓的呼喊。

窗外那张脸仍然没有离开,她淡漠地看着他像被猎手拽着猎物一样拖向手术台。法医绝望了,他瞪大惊恐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扼杀自己的凶手。尸体俯在手术台边,面具一侧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冷光,敞开的体腔里仍啪嗒、啪嗒地滴落液体。但这并不影响他撕开猎物的衣服,拾起那把锋利的手术刀,从他的咽喉切下一直划到小腹,继而一件一件取出他的内脏。

末了,尸体慢慢摘下脸上的面具,冲着法医阴森森地笑了笑,然后把脸转向窗外……

啊!萧栢从床上猛坐起来,四周一片漆黑,但她还是准确地摸到了床头的开关。橘黄的光线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同时也照亮了她额头上的涔涔汗珠。是个噩梦。十二年来,她时常在做这同一个噩梦,已经数千次站在解剖室的窗外,看着她的老师被这样杀死,场景每每相同,内容始终如一。如果说有变化,就是面具下的那张脸越来越清晰了。

几分钟后,萧栢的喘息渐渐平定,但汗水却迟迟没有退去,倒不是梦里的场景过于恐怖,而是她在担心这个噩梦会预兆着什么。就像谣言传多了会变成事实一样,她害怕噩梦做多了也会遭到印证。虽然她做过警察,是个标准的唯物论者,现实中也没有任何噩梦被印证的迹象,可她就是无法消除这种忧心。

说到这个噩梦,就不能不提到十二年前那桩震惊全市的文物盗窃案。她清楚地记得,案发当天是1998年3月13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她值完班刚回到家,就被大队长罗凯召回局里,说接到群众举报,有犯罪团伙正在梓平市西郊盗窃一座辽代古墓。

接到任务大家立刻开赴现场,没想到对手们是有备而来,个个手中有枪。为避免硬磕减少伤亡,警方对其包围后先进行了劝降。也许是对古墓里的东西志在必得,也许还有其他罪孽自知国法难逃,犯罪分子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强硬。

警方先派出代表与之周旋,后抓准机会先发制人,除反抗最激烈的头领被当场击毙外,其余9名犯罪分子全部拿下。警方缴获95式自动步枪9支、77式转轮手枪2支,包括洛阳铲、绳索、电机、鼓风机、排气扇、防毒口罩、对讲机等各类盗墓工具37件,还有越野吉普车2辆。

奇怪的是,规模庞大的古墓里未见任何金银宝器,也没有发现墓志铭,只有一口漆皮斑驳的红色石棺,棺内有很多黏糊糊的液体,呈茶色,浸渍着一具身材高大

的男尸。尸体戴着一副金色的狼头面具,这增加了大家对墓主身份的好奇,但经过一番努力后,谁也没能将面具取下。

在清理遗体的时候,人们意外地从死者身上发现一块拳头大的古玉。玉的造型非鹰非燕,受棺液浸渍多年污浊不堪,然而就是这样一件东西,后来成为那场战斗中最大的战利品。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为它实在不起眼。真正吸引大家目光的是尸体本身,这不单单指他脸上扣着副神秘的面具,更多因为他的左手生了七根手指,其中两指怪异得令人发毛,以至于有人怀疑,它正悄悄发生尸变。

出于职业的敏感,警方认为古尸可能死于谋杀。为验证这个猜测,同时也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考虑,警方派专车将石棺连同棺内尸体一起送回梓平。后经市文物局同意,警方请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而主刀的正是在萧栎梦里死了数千次的老师高法正。某日,萧栎偶然从窗前经过,目睹了解剖台上的场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会成为后来噩梦不止的根源。

至于那块古玉,后来被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此案因此备受关注。案子到这里是个完美的段落,可惜不是结局,因为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折:一周后,那块古玉在从梓平市文物局送往北京的途中被劫走,就在同一天,那具古尸亦在梓平市博物馆内被盗。警方经过一番力拼,只从几个内奸和亡命之徒的身上找回一些丢失的面子。

毕竟只是一个噩梦。高法正老师目前活得很好,依然坚守在他热爱的岗位上。因此,萧栎的嘴角微微往上挑了挑,用艰涩的笑来安慰自己。

看看墙上的挂钟,还不到凌晨4点。萧栎裹上睡衣,轻轻打开对面的房门:儿子侧着脑袋在床上睡得正熟。掩好门,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慢慢吹着杯口升起的热气。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可她丝毫没有睡意。

窗外呼啸过七八辆警车,警笛在寂静的夜里尖锐刺耳,但对于做过警察的萧栎来说,倒有几分亲切。她走近窗前,看到最后一辆警车从楼下的路灯里闪过。

“又发生了什么事?”萧栎自言自语。虽然每天都会发生刑事案件,但这种大规模的出警,上次发生的时间估计得追溯到十二年前了。警笛令她有些心驰神往,可现在她已经不再是警察,而是省公大任教犯罪心理学的讲师了。

忽然,桌上的手机铃响了,这种比警笛更为熟悉的声音却让她打了个寒噤。她弯下腰拿过手机喂了一声便不再讲话,身子也在沙发的上空停住,直到听筒里嘟嘟了好几秒钟,才挂掉电话。



她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有惊愕,有悲伤,有迷茫,还有几分释然。说释然也许有些残忍,可对她来说,这件事的发生就好比头顶上悬了一块石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惶惶不安中,突然扑通一下砸上脑袋,虽然剧痛难忍,但终于释然。

你猜得没错,高法正死了。

高法正死在自己家里,而不是他工作的法医室里,这个与梦中不同的细节令萧栌略感心安。

高法正的寓所位于城市北郊,离萧栌的住处二十几公里。作为为局里奉献多年的老员工,高法正本有资格入住家属楼,可他婉拒了领导的好意,和老伴在北郊买了一套五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说这样住着自在。几年前老伴儿去世,女儿从国外回来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后又匆匆离去,从此剩他一人寡居。萧栌之前在局里上班的时候常去探望他,后来转入公大任教,加上操心孩子的学业去的也渐渐少了。

梓平是个中小规模的北国城市,萧栌开着她那辆白色的皇冠 Royal,不过十几分钟的工夫便冲出霓彩闪烁的市区。车到翠坪山庄公墓附近不得不停下,因为路中央横出一块告示牌,蓝底白字写着:前方道路维修,请绕行。

萧栌轻皱眉头,打起方向盘原路折回。忽然砰的一声,像有东西撞到了车尾,与此同时,后视镜里闪过一个黑影。她心里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下车查看,结果未见异常。回到驾驶室,她继续掉转方向返至岔口绕上另一条道,七八分钟后,她的车停在了高法正居住的小区门口。

这是个面积不足两万平方米的小区,高矮错落着八九栋风格过时的建筑,小区周围十分空旷,东面是片未开发的荒地,西面毗邻一个胎死腹中的楼盘,南面不远的翠坪山庄公墓,北面倒有点人气,但也需走上一两公里才能抵达那座村庄。小区门口已经停了两辆警车,周围站着几个看客,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

萧栌下车,关好车门,向门岗和留守在车外的警员出示了证件,然后在那帮看客的目送中走入小区。高法正居住的那栋楼下也站了不少人,见萧栌过来,便停止议论,看着这个留着齐耳短发、身披白色风衣、样貌出众、气质不凡、目光凛然、步伐干练的女子,或许慑于她那强大的气场,竟纷纷后退自动让开一条道。

萧栌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顺楼梯上到四楼,见两名警员正驻守在高老师的房门外。“嫂子来了——”其中一名年纪较长的警员迎上来。或许意识到不妥,那警员又迅速纠口道:“不好意思,应该叫您萧老师。嘿嘿,总改不了这个称呼。”“谢谢你通知我这个消息。”萧栌简单客套了一句,径直去推门。警员连忙把她拦住:“这会儿不行,蒋队在里面呢,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门没有上锁,已被萧栢推开一条缝,透过这条四五厘米宽的缝隙,她看到了客厅里的一部分场景。至少从她看到的那部分内容里,没有想象中的满目混乱和遍地狼藉,除了沙发翻倒在地上外,其他物品依然摆放整齐。高法正的尸体就歪倒在沙发边,他穿着睡衣,脸面朝上,两手摊开,表情没有明显扭曲,尸体旁边也无大摊血迹,这让她紧绷的大脑神经再度获得一些松弛。

她还看到一位警官模样的男子正蹲在尸体旁边,托着下巴凝目沉思,一位痕迹勘查人员似乎刚刚完成某项工作,躬下身向他低声汇报着什么。“警方正在勘查现场,请退回去!”值守门外的年轻警员伸出一只胳膊,态度相当坚决。年长的警员白了同伴一眼,压低声音道:“萧老师,还是在外面等一会儿吧。”

萧栢缩回了手但没有离开,接到电话急急奔来,就是要看高老师最后一眼,表达自己的同情和哀思,她还希望能在第一现场了解真相、掌握证据,怎甘心被这样拒之门外?尽管她知道硬闯进去不合警方的规矩。

听到异响,警官转过头来,他的目光与萧栢撞到了一起。值守门外的两个警员都注意到,萧栢的肩膀颤了一下,眼神有些飘忽,但只是片刻的迟疑,很快她就将视线顶了回去。就在她再度抬起手的瞬间,那位警官也发话了:“让她进来吧。”

年轻警员把一双鞋套和一副手套递给萧栢,后者只接了手套,戴好后跨进门里。在她看来,鞋印具有多一性,不是判断物证的有力证据,指纹才是唯一的。更主要的是,那位警官本身也没戴鞋套。

萧栢在高老师身旁蹲下的同时,警官站了起来,把视线转向墙上一个相框,稍作巡回,锁定其中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已略微发黄,背景是省公安大学的教学楼。主角有三个,高老师站在中间,那时候的他远比现在年轻,顶多四十岁的样子,笑得一双眼睛眯了起来。一男一女分立两侧,年龄看上去二十出头,各自着一身警服,虽然没戴警帽,却依然英姿飒爽、朝气蓬勃。

警官不由得发出一声轻叹,转过身看向萧栢:昔日的女主角容颜未改,而当年那个男生——他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就在这时,萧栢抬起了头,两人的目光再次碰撞。

“畜生!”萧栢未吸收对方眼睛里的特殊信号,此刻,她还沉浸在失去恩师的悲痛里,她望着对方,口气却像是在自语:我一定要亲手抓到这个凶手!警官点点头,他只是认同案件的性质,并非真的希望对方参与破案。沉吟片刻,他透露了案件的恶劣程度:“加上高老师,已经死六个人了。”

“什么?”萧栢挑尖了眉毛,随即想到几十分钟前规模庞大的出警。

“一夜之间，死了六个人。”警官面色沉重，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而他却偏偏强调了个耻辱，“具体点讲，是三个小时之内。”因为愤怒，他的额头和脖子上青筋毕露，拳头也握得咔吧直响。萧栋看着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两个人共同沉默了片刻。“蒋毅。”萧栋终于喊了他的名字。“嗯？”警官将挪开的视线移回来。而萧栋却咽下涌到嘴边的话，一番思虑，她最终还是改变了说辞：“呃，我是想问问，目前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蒋毅眯起眼睛，他在案发以来的每个细节中搜寻答案：“据目击者称，凶手戴着一副金色的狼头面具，此外，死者喉部均发现两个指洞。”萧栋瞪大双眼，垂下头望向高老师的脖颈，只见其咽喉处一片淤青，中间留有两个深浅不一的小洞，周围的血液已凝固成暗紫色。

这回你猜错了。高法正之死确系谋杀，但两个指洞并非致死原因。

这点，熟络医学的萧栋不难看出，自然也没能瞒过蒋毅的眼睛——作为梓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他拥有丰富的断案经验。

“高老师近两年身体一直不大好，他患有高血压，腿脚不太灵便，局里本打算让他提前退休，可又怕挫伤他的情绪，所以让他做了法医方面的技术顾问。近半年来，他直接参与的任务非常少，实质处于半退休状态。”蒋毅再次蹲下身，从沙发边掀起一片沾着泥巴的纸钱前后翻看，嘴里的话却并未停下，“眼下的情况表明，高老师死于急性脑出血。这种病死亡率极高，但可防可治，高老师是学医的，他完全知道如何排除隐患、规避风险。”

“诱发脑出血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剧烈活动，二是饮酒过度，三是情绪激动。在我印象里，高老师是不喝酒的，只偶尔抽烟；案子发生在深夜，高老师的身体条件也不允许有什么剧烈活动；只剩下第三种可能，即遭受强烈的精神刺激，比如惊吓。”萧栋接住蒋毅的话认真做着分析：“显然，凶手是有备而来，他选择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在受害者心理与生理状况最为薄弱的时候，突然出现给予致命一击。”

蒋毅把那片纸钱交给痕迹勘查人员，后者接过去看了看，装入随身的证物袋。“接着说下去。”蒋毅望着萧栋，目光里透着赞赏与鼓励。

“通过高老师的衣着、死因以及摔倒的位置与角度推断，案发经过应该是这样的。”萧栋坦然接受了对方的赞赏，尔后以她特有的逻辑思维深入剖析道，“凌晨2点左右，高老师起夜如厕，睡眠惺忪中，无意发现卫生间的窗户上有一张脸。在这种状况下，即便是正常人，也会产生极大惊惧。对于一个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其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

“事实上,恐怖的能量远不止于此,因为高老师看到的是一张狼头面具。十二年前,他曾对一具辽代古尸实施解剖,尸身便戴有一副金色的狼头面具,那副面具,很多当事人都有印象,但给他造成的记忆应该比任何人更要根深蒂固。在极度的惊吓下,高老师本能地往客厅里退,由于腿脚不灵便,才在卫生间到客厅的通道上留下这条擦滑的痕迹。凶犯跳窗而入,步步进逼,高老师在退却中撞上客厅的沙发,并被摇晃的沙发带翻在地,由此引发急性脑出血而当场死亡。”

“很好。”赞誉过后,蒋毅抛出一个刁钻的疑问,“凶手兵不血刃地做了案,且没有留下脚印和指纹,可谓干净利落、天衣无缝。至此,他应该功成身退才对,可他却没急着走,而是趁受害者断气之前,匆匆在其喉部留下两个指洞。如此前后矛盾,其目的是什么?”

“应该是在暗示什么东西。十二年前那具辽代古尸?”萧栌摇摇头,“如果要造出厉鬼杀人的假象,他完全有机会把场面做得更加逼真,他也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可眼下的情景却像是他故意卖出的破绽。这个……我一时还弄不明白。”蒋毅有些失望地收回视线,该问题也正是他刚才为之沉思的内容。

蒋毅的电话响了,来电者名字为韩觉。蒋毅翻出手机问:“那边情况怎么样?”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很小,萧栌只依稀听到四个字:“匪夷所思。”在蒋毅通话的过程中,萧栌察看了高老师的厨房和阳台,等她从卧室出来的时候,蒋毅的通话已处于收尾阶段。蒋毅看着表对话筒说:“现在5:20,6点钟到会议室碰一下头。”

通完电话,蒋毅站起身对门口那个年长的警员挑挑下巴:“王福胜,通知收队。”收队,意味着现场勘查结束,高法正的尸体将被送入殡仪馆,等着他的女儿前来料理后事。

蒋毅和萧栌先后走出高法正的住宅,一路上二人并肩前行,似有满腹话语却都又默然无言。小区门口,萧栌叫住准备上车的蒋毅。这次,她没有直呼其名,而是称其“老蒋”。如此亲切、熟稔的称呼令蒋毅感到意外,怔了片刻后才回过身,两人目光再次发生碰撞。

萧栌拉了下被风撩起的衣角,这个动作本身没有意义,却可以让她在四目相对中显得轻松自然、无拘无束:“恭喜你晋升为刑警大队大队长。”蒋毅摘下帽子挠挠头,这个动作对他来说颇失风度:“都上任半年了,有点……晚了吧?”萧栌又道:“也谢谢你今天没有固守原则。”蒋毅闻听,嘴角轻轻挑了一下。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这样的表情跟他打破原则的几率一样稀缺。

在蒋毅看来,萧栌今天有些反常。更令他诧异的是,她居然做出比自己的笑容

更为罕见的自责。萧栢说：“今天的事你别介意，毕竟死者是我过去的老师。”萧栢向来行事高调，锋芒毕露，是个比较清高孤傲的人，这种自责令蒋毅有点无所适从。因此，蒋毅紧张起来，别看他平日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旦紧张起来，尤其是在女人面前紧张起来，就会变得口笨齿拙。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破案无数的侦查英雄在风月方面，其实非常低能，不然，他也不会断送那场被人视作完美的婚姻。几秒钟后，蒋毅颇为被动地应了句：“也是我的老师，不过，他在乎你更多些。”答案很累赘，不过这的确是他打破原则的理由。

想必大家早对蒋、萧二人的关系有所洞察，而事实也正如你们所想的那样。十几年前，他们曾是省公大著名的高才生，高法正则是教授他们法医学的讲师。

毕业后他们进入同一所警局，共同参与破获那桩重大文物盗窃案并双双立功。因为那桩案子，他们选择了相守一生；也因为那桩案子，他们又很快分道扬镳。双子星的光芒昙花一现，不少人为之叹惋。

今日，高老师的死对萧栢触动很大。她忽然觉得，生命实在太脆弱了，谁都拿不准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人至终途，所有的理想、信念、金钱、荣誉都将变成过眼云烟，所有的爱、恨、情、仇也都将化为一抔黄土，死亡面前，还有什么荣耀放不下，有什么恩怨解不开呢？何况他们之间那点事连恩怨都谈不上。

蒋毅在萧栢迷离的视线中上了车，警车闪着灯离去。直到周围看客们都散尽的时候，萧栢才挪开步子，走向自己停在路边的座驾。拉开车门，她发现副驾驶位杵着个黑影，昏黄的路灯穿透窗子，映出半颗金色的狼头。

十几分钟前还在讨论的杀人凶手赫然出现在自己车里，这令萧栢大为震惊，她记得很清楚，离开的时候车门是锁着的，他是如何进入车厢的呢？

戴面具的家伙一动不动，似乎给她充分的时间思考这个疑问。几秒钟后，萧栢终于恍然：来高老师家的路上经过翠坪山庄公墓时，车尾像被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也许就是对方故意搞的鬼，然后趁她下车查看，悄悄打开车门钻进了她的后车厢。

萧栢推测出这个答案的同时，那张面具亦慢慢向她转过来，唇腭突出，眼窝深邃，一双尖耳闪烁着诡异的金属光泽。

“让你受惊了吧？”黑影开口了，是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很年轻，她的普通话有些生硬，带有浓重的肃康口音。“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我车里？”萧栢厉声问道，她看了一眼尚未走远的警车，突然加重语气，“如果警察知道你自投罗网，他们一定会很高兴。”

对方的声音里带着冷笑：“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杀人凶手？”不等萧栢回答，她又说，“你是不会出卖我的，因为你需要我的帮助。”萧栢跨进车厢，坐上驾驶位，然后关好车门，伸手去开前厢的灯时，发现它已经被破坏了，于是她用愠怒的目光扫射对方。“我讨厌光亮，它令我感到昏沉和烦躁。”黑影慢吞吞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黑暗则会使我保持清醒和宁静。”

“邪恶的东西都见不得光亮。”萧栢再次追问，“你到底是什么人？究竟想要干什么？”黑影迎着她的目光，语气里有几分挑衅的意味：“你做过刑警，还研究过心理学，你猜猜。”

萧栢牢牢盯着那张狼头面具，目光穿过眼窝里的黑暗，顺着迂回的脉络悄悄抵达对方的灵魂深处。“你看到了什么？”黑影被盯得颇不自在。“一个猎杀者的冷血和凶残，一个投机者的贪婪和自私，还有……”萧栢顿了顿，靠近对方说道，“一个犯罪者的忐忑和恐惧。”黑影发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战栗，她用急切的否定来掩饰自己的心虚：“撒谎，你什么都看不到。”

萧栢淡然一笑：“一个心理学研究者，从不只依赖眼睛做出判断。”黑影不甘屈于下风，她绕开这个话题，以期重新掌握主动：“你很聪明，可那些警察却不知好好珍惜，真替他们感到遗憾。不过这样也好，少了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因为，一场精彩的狩猎游戏已经开始，所有猎物都必须死，而我把你划到了猎杀的目标之外。”

萧栢轻蔑视之：“狂妄自大，自欺欺人……”“听着！”黑影打断她的批评，“凡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凡是我们猎杀的目标，还没有一个能够逃脱。我找你，是想给你一个生存的机会，别不识抬举。”话已至此，萧栢也不再跟她斗嘴皮子，直截了当地问：“那就说说吧，要我怎么跟你合作？”黑影松出一口气：“我就说嘛，你是个聪明人，懂得审时度势。”萧栢强忍怒火，她完全可以用学过的那些擒拿格斗的功夫将其拿下，可她没有这样做。

因为她看到了黑影搭在窗边的右手，它有七根手指，其中无名指和小拇指之间的两根坚硬弯曲、锐利如钩，指尖挑着一盾形囊袋，尽管光线非常暗淡，她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儿子十岁生日时她给他买的平安符。

她的脑子里设想各种类型的交易，但眼下的状况却是始料不及的。萧栢有些按捺不住：“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黑影反而慢条斯理下来：“你住的那栋楼起了大火，为了不殃及你的儿子，我安排人把他带了出来，怕他孤单，还找了个熟人陪伴。你不打算跟我去看看吗？”萧栢立即发动汽车：“他现在在哪儿？”

银白色的皇冠 Royal，像个桀骜不驯的白色幽灵在黑夜里快速穿梭，八九分钟

